

蜀中廣記

三五

卷一

一

二

三

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六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六

川南道二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為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

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會造詣益高迨抵大為為問
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
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
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為曰不是這
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為為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
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為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
盡為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
起拳為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

胸築之為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
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
先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
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
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
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
奉行室中問崇真龜頭如何是你空却已前父母真領

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
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
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
同子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
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
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閭
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舍利道俗斲其地皆得
之心古不壞塔于本山

建康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
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
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
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
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
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
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
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

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

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
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
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
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
碧巖最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師未幾開法
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分獨賣松青青
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咲
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

八五分鑊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光明瑩潔心舌不壞

眉州象耳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
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戲謂之曰一字名可
乎師嘆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往大瀋依
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
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
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監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
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
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紹興丁

已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非名流勝士莫能起
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
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
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

眉州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
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
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
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

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于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
見佛遂悟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
放衆所嘆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
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
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
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
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叅究
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

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

德山擔䟽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度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燒水透過是非闕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青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

而來相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
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
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
一喝如踞地獅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
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常德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
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